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

儀式部

三氣其旗其出三畫于其旗天

曰太常其旗象大旗

旆 旗

曰旒其旗其旗

旒頭 雲罕

黃鉞五日豹尾

曰太常

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

常明曰交龍其旗其旗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禮記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路戴弧韞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又曰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旒

釋名曰交龍為旒旒依也倚也通以一赤色為之無文采
諸侯所建也

爾雅曰有鈴曰旒

懸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旒也

詩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旒揚陽

又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旒其旒符符鸞聲臙臙

周禮曰龍旒九旒以象大火也

左傳曰臧哀伯諫曰三辰旒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于旒旒象天

明之平論置於六百八十

又曰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
之遷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
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旒交龍為旒周禮同姓以封

旒

釋名曰析羽為旒旒精也有精光也

爾雅曰注旒首曰旒

載旒于竿頭也

周禮曰析羽為旒凡軍士建旒旗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旒

歲時共更旒

取舊與新

禮記曰武車綬旒

綬垂舒之也

德車結旒

不盡飾結謂收斂之也

左傳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
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

與公子朔構伋于公使諸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
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
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
殺我乎又殺之

又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又曰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
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晉侯懼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

史記曰蘇秦說楚合從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
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

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旆

釋名曰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為翅尾也將帥所建象
物雜色也

爾雅曰繼旐曰旆續旐末為燕尾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又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章鳥隼之文章也央央鮮明貌

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扃少進馬還

又憇憇教之也之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晉侯伐齊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疎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
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壬申復旆
之諸侯畏之

旛

爾雅曰錯革鳥曰旛

釋名曰鳥隼為旛旛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
矣

周禮曰鳥旛七旂以象鶉火也

詩曰衆維魚矣旛維旛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
旛維旛矣室家溱溱

旒

釋名曰龜蛇為旒旒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
事宜之形兆也

爾雅曰緇廣充幅長尋曰旒

周禮曰龜蛇四旂以象營室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

胡不旒旒旒旒旒垂貌

又曰出車彭彭旂旒央央

東坡詩曰旛

釋名曰幡幡也其貌幡幡然也

魏志曰陶謙字恭祖少孤以不羈聞年十四猶綴帛為旛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
乘竹馬戲邑中

宋書曰高祖討盧循戰于左里高祖麾之竿折幡沉于水
衆咸懼高祖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之今勝必矣果破賊

麾

蔡邕月令章句曰麾鳥翼以爲旌幢麾也

魏志曰張遼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火戰氣甚
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

旄頭

史記曰昴星曰旄頭

漢書曰梁邱賀字長翁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

音地首垂甬泥中挺引也劍自刃響乘輿車馬驚于是召賀

巫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

坐逆謀反宣子章衣元服入廟執戟欲爲逆發覺伏誅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強置虎賁旄頭

應劭漢官儀曰舊日羽林郎爲旄頭放髮驅今但用營士

元中記曰秦始皇時終南宮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

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

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

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卽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

鬼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

樹漠然無言疾入報秦皇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

之入於水秦皇因立旄頭騎

大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摯虞決疑錄要注曰世祖武皇帝因會問侍臣曰旄頭之
義何謂耶侍中彭權對曰秦記云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
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服之衛至尊也中書令張華
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而
此也

徐爰釋疑畧曰乘輿黃麾內羽林班弓箭左畢右畢皆熊
皮謂之旄頭

魏武表曰不悟陛下復加後命命置旄頭以比東海

雲罕

徐廣車服注曰雲罕畢罕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弋元鵠弄干鉞載雲罕掩羣雅雅鳥名

張衡東京賦曰雲罕九旂闕戟膠葛

潘岳籍田賦曰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鉞入藻雲罕曉藹

黃鉞

說文曰鉞大斧也夏執元戈殷執白戚周左仗黃鉞

字林曰鉞斧也

書曰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

周書曰武王陳牧野旣誓以馳商師大崩商辛自燔于火

王斬之以黃鉞懸諸太白

左傳曰楚王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曰無或如
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曰無或如楚恭王
之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漢書曰王莽使司徒王尋鎮洛陽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士房楊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莽聞乃殺之

吳志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顒梁王彤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琊王佃東平公苟晞皆假黃鉞

晉書曰石勒王彌寇京師以王衍都督征諸郡持節假黃鉞以伐之

齊書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彦同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彦同保妻子愛性

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黃鉞鐵斧元鉞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元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斷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建元鉞以太公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麾之曰予在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于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又曰國有難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

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
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旗鼓君入廟門西面而趨至堂下北
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又復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世說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魏明帝遣辛毗爲軍司馬宣
王旣與亮對渭而陣亮設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憤怒將
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視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
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辛毗也
徐爰釋疑畧注曰豹尾黃鉞金鉞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
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豹尾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
軍正建之今唯乘輿焉

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祠甘泉嘗從在屬車豹
尾中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海西公初卽位忘設豹尾亦服妖也
豹尾儀服之主夫人所以豹變也海西凡庸不可以主社
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終

晉書曰王敦謀逆以沈充錢鳳爲謀主明帝討之使充鄉
人沈禎往吳興喻充以爲司空曰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
可中道改易禎陳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妻子
曰男兒不豎豹尾不還也

齊書曰高昭劉皇后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酬許已定
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車
至龍旂豹尾有異于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
竟嬪于上

武昌記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孫權獵于山下傍夕見一
姥問權獵何所得對云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語竟
忽然不見因爲立廟以其處樊山神故名爲樊山大姥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豹尾
已前皆省中

警蹕

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官中之事

蹕止行者

又曰師氏掌以媿詔王

告王以善道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

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蹕止行人使不得近王宮

又曰鄉士掌大賓客率其屬夾道而蹕

史記曰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

廷尉曰縣人來聞蹕聲匿橋下久之出見車騎卽走耳廷

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事具刑法門

漢書曰梁孝王竇太君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

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于天子

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

續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東觀漢記曰鈿期字次明爲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

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曠目道左曰
蹕大衆披辟後上卽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

又曰楊秉諫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
而止

漢舊儀曰皇帝出殿則傳蹕止人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
晉書曰桓元至京都警蹕不絕于音元篡盜八旬而奔敗
宋書曰竟陵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
梁書曰武帝永明末梁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范雲亦築
室相依梁武每至其所妻常聞蹕聲又常與梁武同宿顧
嵩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
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又曰侯景僭位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
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矣

周生列子曰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
蹕其榮不過容膝

蘇子曰夫走卒警蹕列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華榮世俗
之謂富貴者也

楊雄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儀式部二

鹵簿

鹵簿

班劔

棨戟

節

漢官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儀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車都尉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一皆四馬是為五時副車俗人號之曰五帝車非也

又曰前驅有九旒雲罕闕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者編羽毛列繫幢旁俗人名之曰鷄翹車非也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又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又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瓜黃屋左纛金鏤

亡范

方鉞

繁纓重轂副轄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鼇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駢馬頭上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方鉞者鐵也廣數寸在馬髦後有三孔垂翟尾其中繁纓在馬膺前重轂者轂外復有小轂施轄

晉公侯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次飛爲鹵簿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暉遣張方將二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二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青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一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於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入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

大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又載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遊于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孝武舉義兵沈慶之有功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必夕問其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又曰宋劉韞字彥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

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又曰顏延之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居宅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

又曰文帝鎮江陵王華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尙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牛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常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

齊書曰虞棕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棕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人被奏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
鹵簿皆用羸小

梁書曰朱异起宅東陂窮功采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
迫矚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
畱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
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

南史曰王僧孺爲尙書右丞僧儒少孤貧與母鬻紗爲業
母常携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是拜日引聯
清道悲感不自勝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靈並招聚賓客各爭權

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
爭道而鬪至有死者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輅車行中道

班劍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
班劍

晉中興書曰太和元年詔曰會稽王其爲丞相以給羽葆
鼓吹班劍六十人

宋書曰張敬兒加開府儀同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與人曰
我車邊猶少班闌物

又曰大明元年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入宮城門泰豫元年

太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一
班劍依舊入殿

徐邈奏議曰東宮班劍議者不處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安平獻王加青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准此數東宮班劍當不過二十

榮戟

漢書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載戟五騎爲伍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詣軍門上遣榮戟延請入軍威稱說實成帝遺體子輿也上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况詐子輿乎

又曰建武元年杜詩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卒橫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榮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

漢雜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令彭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公卿議皆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郎躬以爲彭得斬人上曰軍政校尉一統督將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別將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漢制假榮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榮戟武騎三百拜軍令作鼓吹道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又曰陸遜字伯言少爲孫權帳下右都督授榮戟督會稽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鄱陽丹陽三郡

晉書曰羊祜在軍頗以政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師徐胤
乘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今日胤死此門乃
開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宋書曰王曇首領驍騎將軍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三更
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
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丞傅隆已下曇首曰旣無墨敕又
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
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唐書曰龍朔中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張延師東夷都護
儉弟也與兄太僕卿太師次兄儉同時三品宅中棨戟齊

列時號三戟張家

又曰徐泗節度李愿奏請換戟有司以官戟五年一換私
家不在易限詔以李晟忠勲之家特許之

又曰呂誼爲相有司送戟至宅誼釋慘服以授之時議其
失

襄陽記曰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孫休加威遠將軍授
以棨戟

荆州先賢傳曰羅獻字令則以泰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
增鼓吹棨戟

崔豹古今注曰受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僭僞無
復典刑以赤油韜之謂之赤油戟亦曰棨戟公主以下通

用以之前驅

王昶謝榮表曰復假臣榮光榮照赫非臣怯弱所當荷受

節

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後漢書注曰節所以為信以竹為之長八尺以旄牛尾為

旄三重

周禮地官下掌節曰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

圭牙璋穀圭琬圭琫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

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用犀角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

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

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書函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

節皆有期以反命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符節者如令官中諸官詔符也璽節

者今之印章也旌節者今使者所擁也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禮記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節所以明信輔

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傳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

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

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

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信防稱矯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史記曰袁盎使吳吳王囚之盎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

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持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因謁者所

持之節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賀章曰所患產產今已

誅天下定矣

又曰吳王反周邱者下邳人亡命於吳酌酒無行王薄不

任周邱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

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與之周邱得

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

夜得三萬人

又西域傳曰初公主侍者馮嫪音繚能史書習事常持節為

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大夫

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羊臥起

操持節毛盡落

又曰戾太子誅江充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

黃毛加上以相別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謂曰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大平御覽 卷之百八十一
畱騫十餘歲有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字少季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馳車去豐追之許因得入宮門自歸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又南越傳曰遣韓千秋入越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函封漢節置塞上好爲慢辭謝罪

又匈奴傳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曰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又曰王莽篡位皇孫功崇公宗被誅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被殺婢以絕口事發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尙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皇非以矯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怪如此

苟悅漢記曰征和三年長安擾亂言天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續漢書曰鮑永爲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疑爲不審收繫大伯封節傳舍壁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亡

大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一
卽發喪出降

東觀漢記曰光武拜岑彭爲刺姦大將軍督察營衆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

又曰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獲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弊布纏裹節合如擔晝伏夜行詣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北使匈奴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凌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所損大漢之強上不聽

又曰温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

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擲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寧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地遂仗劍而死

張璠漢記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獻帝春秋曰大傅司馬曰殫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曰殫失節憂恚而死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着綉晝行也允心甚悅

又曰桓範黃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不直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撓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必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石苞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師危逼王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又曰何無忌自豫章拒盧循軍敗握節受害口應王隱晉書曰段匹磾降石勒常着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中興書曰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王機遂入廣州訥乃持節出機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節人以爲美今寧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又曰王機篡廣州懼王敦來討杜崱在鬱林與機結好機勸崱取交州崱至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崱後並爲陶侃所殺

東時節給司空

晉今日使信節皆烏書之

唐書曰穎王璪爲劍南節度大使時元宗將幸蜀璪赴藩卒遽不遑受節或說假大槲油囊蒙之璪曰但爲眞王何

用假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綵旄之節俗說曰殷伯弟爲何無忌參軍在尋陽與何其構蒲得何百便住何守請求贖決不聽何大怒罵殷曰鯁子敢爾取節來殷猶傲然謂何曰朝廷受將軍三千羸兵狗頭節以威蠻獠乃復擬議國士異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獄中兵歌嘯自若經一日遂置恚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二

儀式部二

璽

綬

璽

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我將軍孟卯王使段干木子從與秦南陽木以千金和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言段干木子以地說秦而求相印且夫以地事秦譬猶以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曰是則然矣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史記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又曰人有告絳侯周勃欲反下捕勃治之文帝曰絳侯絳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漢書曰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元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王舜諭旨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便奪取其國爲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餘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我爲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也

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又王莽傳曰梓潼人哀章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其二署曰赤帝行璽莽至高廟拜受

又曰王閔王莽叔父哀帝世爲中常侍時董賢爲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卽帶劍至宣德闕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延嘉八年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皆伏誅續漢書曰時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其

三無文字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而只命魏志曰太祖崩洛陽時鄆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追封甄逸諡曰敬侯孫豫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

魏畧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白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吳書曰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董卓頓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

卷六百八十二
圓四寸上紐文蟠五龍上一角缺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禁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影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鄧粲晉記曰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麟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等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

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又曰冉閔子智以鄴來降安西將軍謝尚使濮陽太守戴施應之進據枋頭會冉智行人劉猗至施乃止使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智智猶豫不許施因遣叅將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梗澁亦未敢卽送當遣單使馳告天子天子聞璽已在吾邊知卿至誠當遣重兵相援智信之乃出璽付融融詣施施使賫璽馳還璽自秦傳漢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末洛京不守璽爲劉聰所得及石勒滅劉氏璽入僞趙冉閔誅石氏又入閔及是四十二年而璽復歸於晉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 years 左衛兵陳陽於府前淮水中得

璽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璽見璽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

又前趙錄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文曰趙盛

又前涼錄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寮上賀寔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

又曰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又曰冉閔殺石祗僭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慕容儁使記室封裕詰之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援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

又曰冉閔敗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

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宋書曰元凶劭既敗時不見傳國璽問邵公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

又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

齊書曰謝朓爲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高帝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誅

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史曰后妃傳典琮三人掌琮璽翫器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應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

又曰元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卽

死然爾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字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

唐書曰貞元二年神策將溫嘉順得白玉印其文曰天子之寶獻之卽傳國八寶之一上幸奉天後失之及是方獲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是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漢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高祖卽位仍佩之因以相傳故號曰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卽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卽案劔曰頭可得而璽不可得光善之明

曰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令下殿至漢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於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帶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頭公賓就見綬問綬主所在乃斬莽首并璽與王憲憲得無所送乃自乘天子車輦李松入長安斬憲送璽詣苑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璽還光武孫堅從桂陽入討董卓卓時以焚燒洛邑徙都長安堅軍於城南見井中旦旦有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探得璽初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故堅得之袁紹有僭盜意乃拘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舉以向肘魏

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趙王倫篡立使
陽王成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懷帝永嘉五年王
彌入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劉曜後爲石勒所并璽
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此題今不復存勒爲冉閔
所滅此璽屬閔閔敗璽存閔大將軍蔣幹晉鎮西將軍謝
尙遣督護何融至購賞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
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
子

又曰雍州璽者晉太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郝恢表慕容永
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四
邊龜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鳥篆隱起

巧麗驚絕是慕容所制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於塗印方則方印圓則圓

山陽公載紀曰袁術將僭號聞孫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

人而奪之

玉璽譜曰袁紹拘堅夫人奪之

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太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
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也古者尊
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問
璽書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使避

又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旣壽且康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
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又曰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
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
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
之璽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
端尺一櫃中約署

崔浩漢紀音義曰傳國璽是和氏璧作之

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玉璽文云克昌曜以爲天
賜神璽齋而受之

石虎別傳曰武鄉長城縣民韓強在長城西山巖間得元
璽一方四寸厚二寸與璽同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虎
以爲瑞

燕書曰元璽六年蔣幹遣天子詹事劉猗賫傳國璽詣晉
求救猗負璽行數里天黃霧四塞不得進易取行璽始得
去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冲得玉璽廣三寸長四
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王彪之議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歷代以來揖讓禪位
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

拾遺錄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採鳥巢得赤玉璽文曰水
德方滅火祚方盛文皆大象故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

又曰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

印璽

太平御覽

卷之百八十二

儀式部三

九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鄧析書曰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綬

爾雅曰綖綬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綖也

禮記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倉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

佩瑤玖而緼組綬

說文曰緼紫青色綬也

應劭漢官儀曰綬者有所受以別尊卑也彰有德也

又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闕三尺法天地人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綬佩雷其絲綖以為章表秦乃

以采組結連於綖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乘輿黃

赤綬五采黃赤纁緝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后皇太后

后皇后皆同又漢官儀云乘輿綬黃地骨王赤綬四采赤

黃纁緝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皆

絳地骨白羽青黃赤緣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緝

淳綠圭長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

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云九

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緼綬緼音瓜二千石青綬三采青

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又漢官儀綬羽青

尺自青綬以上綖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綖者古佩綖也佩綖相迎受故曰綖綖綬之間得施玉環

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緝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

首又漢官儀云黑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相二百石皆黃綬

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云黃綬緣八十首長丈七尺自黑

綬以下繼綬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緝綬一

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

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

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

史記曰武帝召東郭先生出拜為郡督都尉先生久待詔

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綬之綬

也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盤綬如淳曰盤者緣也晉灼曰盤草名也出琅

邪平昌縣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買臣頓首謝乃微行懷其印綬步歸郡邸

邸吏方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共飲醉飽少間守邸微見

其綬而引之即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相語掾吏皆云

妄誕守邸曰試觀之素輕買臣者入見皆驚走大呼曰實

然乃推排庭中拜謁

又曰蕭育字次君與朱博友善人稱曰蕭朱結綬

又曰南越反楊僕拜樓船將軍東越反上復欲使為將僕

甚伐前勞敕責之曰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

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是三

過也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共臥起賞爲
車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全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曰賞自嗣爲侯耳上
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高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

又曰莽上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

漢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輿綬五
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東觀漢記曰沛王楚王來朝就國明帝告諸王傅相王之
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綬復送綬十九枚爲諸子在

道欲急帶之也

又曰李忠字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
所佩綬以賜忠

又曰弟五倫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
倫爲淮陽王醫工長時輩除者多綬盡但假印倫請於王

上賜之綬

又曰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
席詔封潁陽侯特以前叅醫藥勤勞省闈以襄城羹亭千
二百五十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掠得羌侯君長紫綬十七艾綬二十八黃綬二枚皆
入簿貴人相國綠綬三綵綠紫白純綠圭八侯將軍紫綬

二綵紫白純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綬二綵青緝純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黃綬純黃圭一綵百石青緝綬一綵宛轉繆織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藉心

又曰丁謚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送獄奪官後太祖喟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晉輿服志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也不得佩綬也

晉書曰衛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纁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郎青朱綬

梁書曰張纘爲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

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議更用青羽又曰太僕朱浮言詔書曰百官皆帶玉莽時綬又不齊因前袁安故綬二李涉等六家所織綬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組狀募能爲丙丁文謹圖畫一綬丙丁制度賜縑五十疋今王莽時六安都尉晉應募能爲丙丁文謹處武庫給食畱晝夜思念諷誦狂癡三十日病愈今又以成請賜縑五十疋

西京雜記曰昭王殿上設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
又曰趙飛鸞爲皇后其弟上遺五色文綬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緇綬金印五色也
蔡邕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
臣莫得而齊

新序曰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
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
不可願陛下收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
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
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

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也居無幾
拜遼東太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
著選登亞將奮虓虎之勢

又曰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闢田萬頃
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灾冰曰以女與神因責
之良久有蒼牛鬪於岸上有問冰還謂官屬曰鬪大極可
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
向者神遂絕

管氏易林曰遺鼠咋紫綬衣服皆遷新之象

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綬
張衡集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

時得更治笥平子為主簿作銘
陸機弔魏武曰今爲著作郎遊秘閣見魏武遺令云吾衣
裳可爲一藏歷官所著綬內藏中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三

儀式部四

印

許慎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

劉熙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
因付也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印乎

又曰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也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

首入秦相佩五國相印爲從約長

又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滅六國之後無立錐之地聞陛下之德義莫不嚮風

大平御覽 卷六百八十三
慕義願爲臣妾莫若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張良從外謁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
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
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
事令趣銷印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謁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
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屬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行令軍中

又曰欒大言方伎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印四佩
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又封大樂通侯天子刻
玉印曰大通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羽衣

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

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古師
日繆篆謂古文屈曲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蟠
纏繞所以摹印章也

信也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項氏爲人刻印玩而不能受臣瓚
羽恡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封人韓信傳作利義兩通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
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厠客有說
耳天與不取返受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
大有隙

又曰夏侯嬰從捕虜降卒得一印匱

又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爲御史大夫

又曰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

卒不損一戟而威德並行如使越人蒙死徼倖以逆執事

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

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又曰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秬侯日磾以

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受印

綬

又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卽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

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日暮入

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不見故主哉

又曰王莽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率甄阜等六人多齎金

帛遺單于曉諭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印文曰匈

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詔令上故印左姑夕侯

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

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

夜廼罷右率陳堯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

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改遣右骨都侯當白將

率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迺有

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
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奉
馬牛隨將率入謝

又曰王莽篡位莽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
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祉福也冠存已

欲襲代也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藏薄冰亦陰二曰肅聖寶繼莽自謂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宗亦三曰德封昌國宗自言以德見封當昌熾受圖籍也後事發案驗宗自

殺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
侯家丞印佩之

又曰馬援上書曰印書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
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
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
章奏可

又段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三十一錫印一枚皆
簿入

後漢書曰寇恂初為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
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
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
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
脅使君君者尊之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

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毀也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至恟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誥之况受命而歸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墮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

龍尙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先魯從而止

魏志曰袁紹欲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笑而惡焉

又曰楊奉以天子都安邑醫師徒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又曰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印果懷之而墜於廁

又曰平原太守劉份取印囊及山鷄毛着器中使管輅筮

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也

又曰咸熙元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城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

吳志曰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陸遜報語并刻權印以置其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晉書曰孔愉封餘不亭侯愉曾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左顧三改如初印工告愉愉乃悟佩焉

又曰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耻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琳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

之卑何嫌於印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無刻鑄喪功消實金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後敗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一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紉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祖瑩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故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又曰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又曰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唐書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召段秀實與謀秀實詐從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追韓旻兵迴竊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迴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正所以虎紐者虎陽類獸之長

取其威猛以執伏羣下龜者陰物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二千石以下銅印

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駝紐文曰璽列侯黃金龜紐文曰印丞相大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何奴單于黃金印橐駝紐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銅印鼻紐文曰印章二百石以上皆爲通官印

續漢禮儀志曰印璽押金鏤大貴人長公主銅鏤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十丈有七孔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印

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作天子還以印文啟皓皓曰太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爲王

又曰諸葛恪被誅弟融刮金龜印服之而死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印其闊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絺爲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

郭子曰大將軍王敦起事丞相導兄弟詣門謝甚有憂色尚書周顛始入丞相呼顛曰伯仁以百口賴卿顛直過不應既入苦相申救甚至既釋顛大悅飲酒致醉而出導等

猶在門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一金印如斗大繫肘也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人至夏桀末爲官土爲人所劫閉之宮中從求道因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拾遺錄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龜領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今之人聚土爲界乃遺象也

又曰王溥卽王吉之後也傭書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

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爲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壘校尉掌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報也

博物志曰常山張顛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墮地爲圓石顛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上之藏之秘府後議郎汝南樊衡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述異記曰張軌字士彥爲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在讖

十三年傳國三世八主一十六載
風土記曰豫章新淦縣今刻印而悞作塗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
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術占吉凶書可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又印王宗養以
法語程申伯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欲得周正上穩下平印光明
潔清如此皆吉

夢書曰印鈎爲人子所保也夢見印鈎人得子含印吞鈎
懷妊婦也失印子傷墮
傅元印銘曰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

象晷儀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元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總敘冠

說文曰冠綦也所以綦髮弁冕之總名也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
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翟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
效之始作五綵成爲五纁

又曰術氏冠有五綵衣青元裳前員其制差池四重趙武
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帷也所以帷持髮也人懷五常

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飭文章故制冠以飭首別成人也
三禮圖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今武
冠則其遺象也太古未有絲繒始麻布耳

又曰建華冠祠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以鐵為柱卷貫
雜大珠九枚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
辟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又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太古

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

冠而敝之可也齊冠不用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

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而志益大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音上

牟下音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音所

易於先代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祭

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本太古耳

非時王之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

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纁纁或作纁纁元冠丹組纓

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

異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編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裨益之神既垂纁

服章部一

五寸惰游之士也

惰游罷民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既祥

元冠縞武

不齒之服也

所放不帥教者

居冠屬武

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自天子下

達有事然後綏

燕無事者去飾

又曰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績

又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曰筮賓所以敬冠

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于楚邱衛國忘亡

忘其滅衛亡之困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用諸侯諒闇之服

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鵠冠

鵠鳥名聚鵠羽為冠言非法之服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陳宋之間君子曰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曰盱不召而

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而問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又曰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以求冠為辭

取其冠法而

與之兩冠曰盡矣

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緇撮緇布冠也

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

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范甯曰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

冠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閔孺俱婉佞貴倖與上臥起
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鷄鷄貝帶傅脂粉比閔籍之屬
又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汲黯見上不冠
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敬禮
如此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所謂劉氏冠也後
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也應劭注曰竹皮
今之鵲尾冠是也

又曰沛公畧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食其見
之曰沛公吾所欲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來者沛
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

又曰杜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業亦字子夏時
人號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廼爲小冠廣裁
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
夏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之
室

又曰江充召見衣紗縠禪衣冠禪纒步搖冠上見之曰燕
趙固多奇士

又曰王陽與貢禹爲友陽爲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
待陽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爲大夫

東觀漢記曰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其友人

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掛東門而去其友人
又曰段熲滅羌詔賜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交讓之
冠立舊友之位

後漢書曰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
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
飾時人以此疑之

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卑幘狹冠

晉書曰劉暉字長生轉侍御史武庫火尙書郭彰率百人
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
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

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曾祖父慕容皝見燕
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
搖其後音訛而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

又曰慕容雋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畧同中世已來
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已下使瞻冠思事
刑斷詳平諸公冠悉顏裏屈竹錦纏作公字以代梁處施
之金璜令僕尙書置璜而已中秘監令別施珠璜庶能敬
慎威儀示民軌則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着鹿皮冠劉悛設兔毛衾於牖
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出

又曰張欣泰爲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
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着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啟武帝
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獼皮冠
又曰婆利國以瓔珞繞身頭着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
以七寶之飾

後魏書曰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叅定禮儀帝常閱故府
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
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息武
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幞頭仍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穎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請冠上
加一星衣從方色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
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言簡
畧常
服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
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爲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此
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又曰大夫請罪用白冠菴纓

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元武貌之最嚴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戰國策曰王升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升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桓子新論曰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縱何

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近親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

又曰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

六韜曰冠雖敝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莊子曰宋鉞尹文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又曰盜跖責孔子曰爾詐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拔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尉繚子曰天子元冠元纓諸侯素冠素纓大夫以下練冠

練纓

禮記

卷之八十四

服章部

七

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孟子曰陳相道許子之行言於孟子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者之耻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誦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淮南子曰莊王誅史里孫叔敖制冠澣衣史里佞臣也惡人死自知當見

用故作冠漸衣

又曰冠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弗能鄣暴不能敵然而戴

冠履屨者其所自託者然

又曰楚莊王好觥胡亥切冠楚國效之也許慎注曰今力士冠

又曰魯人身善制冠妾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遊於不用之鄉也

瑣語曰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

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乎

古今注曰曾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

太真晨纓之冠元夫人戴之神仙人服食經曰漢武帝閑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楚辭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鉞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嵬

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長余佩之陸離又曰握申椒與杜若冠浮雲之峨峨

摯虞遊思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傳元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

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戴北斗以為冠帶虹蜺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

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張衡七辯曰微霧之冠飛翮之纓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五

服章部二

通天冠

進賢冠

遠遊冠

章甫冠

牟追冠

收

冔冠

委貌冠

高山冠

法冠

武弁

鶡冠

却敵冠

却非冠

巧士冠

方山冠

長冠

樊噲冠

通天冠

三禮圖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

蔡邕獨斷曰天子冠通天漢制之秦禮無文祀天地明堂

平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
徐爰釋問曰通天冠金博山蟬謂之金顏

進賢冠

三禮圖曰進賢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

董巴漢輿服志曰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蔡邕獨斷曰進賢冠文官服之漢制尚書兩梁禮無文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雜服介幘五梁進賢冠冠太子諸王三梁進賢冠
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遠遊冠

三禮圖曰遠遊冠諸王所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雜服遠遊冠太子及諸王遠遊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太子三梁

董巴漢輿服志曰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筓橫之千前無

山

張鏡宋東宮儀曰皇太子遠遊冠翠綉

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貂蟬翠綉纓至是詔加金博山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纓高誘曰通梁遠遊冠羅浮山記曰王方平着遠遊冠五色綬

章甫

釋名曰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

白虎通曰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為章甫

儀禮士冠禮曰章甫殷道也鄭元曰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為斧所以服行道也

禮記儒行曰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論語先進曰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莊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於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二月政化既行頌曰褒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褒衣惠我無私

列仙傳曰稷邱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擁琴而見之

牟追

釋名曰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髮追追然也

周禮春官曰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次追衡笄鄭司農云追冠名也

禮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者婦人之首服衡維持冠者

儀禮士冠禮曰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白虎通曰夏正十三月其飭最大故為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制冠法天天色元不失其質夏之冠色純元

收

釋名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斂髮也

白虎通曰夏收而祭謂之收者十三月陽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

禮王制曰夏后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又郊特牲曰周弁殷皞夏收

五經通義曰王冠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

起

史記曰堯黃衣純冠

冔

詩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黼白與黑也冔殷冠

白虎通曰殷冔而祭謂之皞者十二月施氣變化詡張而後得牙

禮王制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

委貌

釋名曰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

儀禮士冠禮曰委貌周道鄭元曰委猶安也言以安王容貌也

三禮圖曰元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而入孔朝曰元端之衣委貌之冠也

白虎通曰委貌者何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所謂委貌者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始萌冠飭最小故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委貌冠以皂絹為之大射辟雍公卿諸侯大夫冠委貌續漢輿服志同

神異經曰西方有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

不誦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碧衣戴勝皆無縫

高山冠

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續漢輿服志曰安帝立太子太子謁高廟洗馬冠高山冠侍御史奏謂不宜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洗馬職如謁者服其服先帝之舊也奏可謁者古一名洗馬

董巴漢輿服志曰高山冠一曰側注如通天謁者僕射所服太傅南郡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傳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會稽先賢像讚曰綦毋文後為交阯刺史詔賜高山冠

法冠

三禮圖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

縱裏鐵柱卷秦制法冠服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漢制之

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傅胡廣說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

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又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

文貂尾為飭謂之趙惠文冠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畱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棄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彝簡乎簡畧彝常也言簡畧常服犯先王之令

國其亡乎賈逵曰南冠楚冠也

漢書曰張敞弟武為梁相敞遣吏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

馭黠馬者利其御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獄吏冠柱後惠文

冠如淳曰蟬蟬也冠細如蟬趨今御史冠也

又曰昌邑王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

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五
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

唐書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武弁

三禮圖曰武弁大冠也土服之或曰千歲涸澤之神名慶
急冠大冠乘小車馬好疾馳齊人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武官冠之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飭謂之趙惠文冠

蔡邕獨斷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

魏志曰陳思王植上疏曰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乃臣之至願也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之籠冠也

鷓冠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鷓尾鷓鷩鷩鳥中之果勁者也每
所攬撮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貢

董巴漢輿服志曰武冠加雙鷓尾爲鷓冠羽林虎賁冠之
鷓鷩勇鬪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

劉向七畧曰鷓冠子常居深山以鷓爲冠故號鷓冠子

却敵冠

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四寸後三寸衛士服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敵冠制似進賢衛士服之

却非冠

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門僕射服之高五寸禮不記又司馬彪續漢書曰挿以燕尾
董巴漢輿服志曰却非冠似長冠

巧士冠

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連掃除從官服之禮不記

董巴漢輿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唯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方山冠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彩縠爲之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

董巴漢輿服志曰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彩縠爲之

漢書五行志曰昌邑王賀爲王時冠方山冠

長冠

三禮圖曰長冠竹裏高七寸廣三寸漢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劉氏冠楚制禮不記

蔡邕獨斷曰小史祠宗廟則長冠

樊噲冠

周遷輿服雜事曰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衣苞楯戴以爲冠排入羽營

董巴漢輿服志曰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衛士服之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

服章部三

冕

纓

弁

冕

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統纁昔者黃帝初作冕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俛平直貌也元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度度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

者示不視邪纘塞耳示不聽讒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世本曰黃帝作旒冕 宋均曰通帛為旒冕冠之有旒應劭云周始垂旒也

又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紐延冕之覆也紐小鼻笄所貫五采

纘十有二就纘台五色絲為之垂于延之前後各十有二

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

又曰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六服同冕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禮曰有虞氏皇而祭周人冕而祭皇冕屬畫羽飾之

又曰諸侯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陰陽夫婦

又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又曰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鄭元

曰端元衣

又曰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黹纘塞耳所以揜聽

也

書曰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鄭元曰三十布冠也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卽位

蟻謂色元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左傳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又曰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

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

公與

公治冕服

以卿元冕賞之

固讓而後受公治疾聚其臣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又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論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

又曰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又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入大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

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如何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五經通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員前冕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

應劭漢官儀曰周冕與古冕畧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

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尙書皇絲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
皆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子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
九旒卿七旒

又曰祀天地明堂平冕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曰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

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摯氏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明帝漢明帝也永平中使諸

儒案古文始復造衮冕

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觀君之履
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

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敕去幘露冕使百姓
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初中興儀服不備冕旒飾以翡翠珊

瑚雜珠顧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

璇珠於是始下太常治改

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地宗祀明堂

以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餞送

諸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賓講武校獵

隋書曰六等之冕皆有黻纁黃錦爲之其大如橘自皇太

子以下並犀導青纓

纓

說文曰纓冠系也綏系冠纓也
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

禮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又曰元冠紫纓自魯桓公始也

傳曰石乞孟厲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

漢書曰冠高山之冠飛羽之纓

又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往越越王舉國內屬

又曰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也冠禪纓步搖冠飛

翮之纓張晏曰冠禪纓行步則搖纓隨冠而動若鳥翮然

晉書曰石季龍子儀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女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

後魏書曰李彪嘗使齊着大頭纓纓裾至腰張翮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級不彪曰上士至腰中士至膝下士之徒蓋髮而已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

管子曰桓公親郊管仲誦纓捷袵

孟子曰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楚辭亦同

莊子曰昔趙惠文王喜劔太子患之募左右孰說王能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不受與
使者俱往太子曰吾王所見唯劔士蓬頭突鬢冠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王悅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爲劔服

又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斂衿而肘見言貧也

淮南子曰聖人見鳥獸鬻胡之制作綏纓之首飾

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長纓纓甚貴鄒君患之
問左右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見
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服

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
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其冠
纓

尉繚子曰天子元冠元纓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
皂冠皂纓

後漢崔駰達指曰有事則褰裳濡足無事則攝纓整衿
魏徐幹齊都賦曰織纒細纓薄配蟬翼自尊及卑頭我元
服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雋民

晉成公瓊七唱曰瓊弁曜首玉纓照日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綏媚眉朱裳妍形

劉梁七舉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紛

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拊持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

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韁為之謂之韋弁也

系本曰魯昭公作弁宋均曰制素弁也

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

為言攀也所以持髮也上古先賢服鹿皮取其文章也故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

宗廟士之冠也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也

三禮圖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玉及

諸侯兵服也

三禮冠弁圖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高尺二

寸春三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輿服志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

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上音牟下音堆殷之章甫也

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

衣緇麻衣

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

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尋况羽切者

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人服之

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騏毛萇曰騏又也弁皮

也弁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弁皮弁所會髮也

又曰有頍邱弭切者弁實維伊何

又曰側弁峨峨屢舞傴傴

禮曰三王共皮弁素服

又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夫人桑于公桑

左傳曰楚子玉白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

已曰界子予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

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禹之力也

周禮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兵事韋弁服鄭元曰以韋為弁

也春秋傳曰晉郤至眠朝則皮弁服鄭元曰視朝視內外

衣韋韋之耐注是也凡甸冠弁服鄭元曰甸獵也冠弁委也

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長也積素以為裳凡凶事服弁服弁服喪冠也其

視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服斬衰齊衰凡弔事弁經服而素加環經

又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象邸玉笄璆結也皮

貫結五采玉以為飾邸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

弁經各以其等為之

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鄭元曰此與君祭之服同也

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卒朔然後服之以視朝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令文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又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鱗韋之弁魏志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着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着布單衣皮弁以見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又曰何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婢數十人盡著皂禱頭着神弁如今之禮先冠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幘

帽

巾

接離

障日

幘

釋名曰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

楊雄方言曰覆髮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髮皆

趙魏之間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幘古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黑介幘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綠幘傅鞞伏殿下乃贊

曰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後漢書曰劉盆子探得符後奔之復還依依卿依卿爲制

絳單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上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制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興與諸季市弓弩絳衣赤幘

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外類儻蕩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中黃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坦幘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臣而簡易若是

謝承後漢書曰巴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黑幘毀壞不復

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許慎說文曰澡洗也

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邵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袁晔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梁東爲董卓所攻衆少而不敵與其驍騎潰圍得出常着赤厨幘卓騎追堅堅脫厨

幘令親近將祖茂着之堅從間道得出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貞潔不黷如此

晉書曰庾顓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顓顓頽然已

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劉陽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

宋書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誅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朐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謝舉臨川始興諸王常所遊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

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北齊書曰平秦王歸彥額骨二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嘗以此骨嚇漢後歸彥竟反云

漢官儀曰謁者着緇幘大冠

司馬彪續漢書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庫幘狹冠也

衛宏漢舊儀曰凡齊緝幘耕青幘

周遷輿服雜事曰漢桓帝延熙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皆顏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爲服妖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加其武將首飾爲絳

帟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帟是也至孝文乃高顏續爲之耳崇其中爲屋貴賤皆服之

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帟服之羣臣皆隨焉尙無巾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帟施屋

傅暢晉公卿禮秩曰中書監令着介帟

晉書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太學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緇帟改爲素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伯珪襦衣平帟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頂帟

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皆着赤帟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帟帶劔

干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帽此喪徵也初橫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初乃去其縫名無顏帟其後二

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廣志曰交趾蒼梧俗以翡翠爲帟
董仲舒止雨書曰執事者赤帟由是言之知不着冠之所服也

裴啟語林曰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詔喚人以衣帟迎之涉水過衣帟悉濕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

不廢理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
劉楨答魏文帝書曰南服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蟬之尾綴
侍臣之幘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着幘幘特大服如存時勿遺
陸雲與兄書曰一日案行視曹公器物有一介幘如吳幘

帽

釋名曰帽昌也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拜城門校尉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
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
不以見阜

又曰管寧在家恒着皂帽布裙隨時單複

魚豢魏畧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韋昭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
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又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姬悅
其貌爭遺新帽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石季龍將獵輒冠金鏤之帽

又陸翹鄴中記云季龍獵着金鏤織成合歡帽

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
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
蒼頭公

又曰元凶劭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
劭側上不悅

又曰何尚之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
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倍位
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尚之何不着鹿皮冠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羣
小文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曰鵲巢
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反藪二曰兔度坑天意言
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
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梁王宅也
也

又曰永明中蕭堪開博風帽後裙之製又爲破後帽世祖
崩後建謀廢立誅滅諸王
又曰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爲前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
藏諸御高宗卽位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獻
欬流涕

又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
帝書敕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嘗有病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
樂官人畢至登桐臺使嶷着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
是密敬事焉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所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

又曰沙門寶誌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

又曰鄧至國其俗呼帽曰突何

又曰倭國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

又曰庾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破之

後魏書曰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裙皂帽

又曰高昂轉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北齊書曰齊制官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絨帽特賜平秦王歸彥紗帽以寵之

後周書曰獨狐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隋書曰後周之時着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瘡疾不欲人見每常着焉相魏之

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爲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
唐書曰代宗時禁民皂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
令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龍山參僚悉
集時佐吏並戎服有風吹嘉帽墮初不覺良久如廁温命
還之授孫盛紙筆啁之置嘉坐處嘉還見之請筆卽答四
坐嗟歎

幽明錄曰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
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着當時
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坐驚駭王不知

魏文帝與劉曄書曰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劉謐之下
也賦曰頭戴鹿心帽足着狗皮靴面傅黃灰澤髻插蕪菁
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燒蝦蟆

東晉近遊賦曰帽引四角之縫裙有三條之殺

又曰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着叢角之巾

巾

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
方言曰兩複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覆髮巾也
續漢書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
着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

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及更始亡乃發去上將
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

幅巾謂不冠但幅巾也

又曰何進袁隗欲特表陳寔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又曰曹操既猜鸞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云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魏志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幘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又曰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蜀書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泣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刀巾

又曰謝萬字萬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着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門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只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

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乃謂曰君方爲重器不
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
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又曰王僧孺遷尙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
鬻紗巾以自業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
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唐書曰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王大臣宴於司禮寺因謂
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忻然
剪紙自帖其中反紫袍遂作之

陸翽鄴中記曰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
巾熟錦袴褶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故其中一角露而
折二國學士着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
此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
帥皆着縑巾

張華博物志曰魏文帝彈棋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
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棋

羊祜與從弟護書曰年已朽老旣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
歸鄉里

接離

郭璞注爾雅曰白鷺翅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爲接離
世說曰山簡爲荊州時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
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駿馬倒着白
接離舉手謝葛强何如弁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强是其愛
將弁州人也

鄣日

晉八王故事曰初趙王倫將篡位洛下童謠曰屠蘇鄣日
覆兩耳當有瞎兒作天子于時商農通着大裁障日倫實
眇目也

孫楚謝障曰賤曰大恩賜障曰其器雖小而禮遇甚或昔
衛綰錫六劔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貂蟬

簪導

白筆

恰

帽

幪頭

纏鬚繩附

貂蟬

徐廣輿服雜注曰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温潤而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

貂蟬愚謂北土涼寒本以貂皮煖附施於冠因遂變而成

飾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堅剛不朽蟬居高食

潔貂內勁悍而外溫潤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子覽戰國策乃知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漢末侍中皇權叅乘問貂璫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左遷議郎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專用宦者右貂金璫

漢書曰燕刺王旦郎中侍從着貂羽黃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皆青紫貂蟬克盈幄內

又曰王莽篡位更漢制黑貂爲黃貂又改漢正朔臘曰太后命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曰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

食肉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劉聰破洛城將懷帝還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又曰阮孚字遙集爲安東府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旣嗜酒常以金貂換酒爲上司所彈帝宥之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爲親近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景仁

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挿之
又曰王儉以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議曰漢景六
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

又曰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
貂之明文

又曰張敬兒被收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又曰武陵昭王曄武帝卽位歷中書祠部尙書丞覲或言
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於御座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
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

又曰何戢爲侍中上欲轉戢領選問尙書令褚彥回以戢
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
作吏部尙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
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
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廼以戢爲吏
部尙書加驍騎將軍

又曰江淹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
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
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賤耶可畱待得侍
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曰周盤龍爲東平太守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武
帝戲之卿着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果如其言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

又曰陸雲公善弈棋常夜侍坐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拂珥麗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尙書而加

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

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婦女美色萬餘選爲女侍中着貂璫直皇后

劉楨答魏文帝牋曰貂鼯之尾挂侍臣之幘

潘岳秋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頰頰

成公綏七唱曰金璫煌煌貂珥峨峨也

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邵元貂左移華蟬增曜

簪導

釋名曰簪連也所以簪冠於髮也導所以導擗鬢髮使入

巾幘之裏也或曰櫛鬢以事名之也
服虔通俗文曰幘導曰簪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玳瑁簪躡珠履趙使大慙也
又曰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漢書曰上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
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又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也

又佞幸傳曰景帝没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着身

燕書曰高祖慕容廆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人鑿鎮薊撫

御諸部高祖童兒往見華異之謂高祖曰君後爲命世之
器匡難濟時者也脫所着幘簪以遺高祖慙懃而別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荆玉能反腰倒地銜得席上玉簪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闕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
發中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朝服紺上皂下簪以瑇瑁
爲楠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
白珠垂黃金鑷左右各一橫簪之以安幘結諸簪珥
又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繪幘黃金龍首銜白珠
魚須長尺爲簪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屋簪羣臣曰貢有常典

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韓詩外傳云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泝澤而哭夫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忘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而忘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伐楚子發將軍當之兵三却齊師逾強於是善偷者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而去之故伎無細能無薄在人君用之也

鹽鐵論曰禹理水過門不入當此之時墮簪不顧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玉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嬉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弄今螭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神仙傳曰左慈能分盃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盃卽斷其間相去數寸

幽明錄曰孫權時南方遣吏獻簪吏過宮亭湖廬山君廟請福神下教求簪吏叩頭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於野林中見一

死人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乃起去潛
乃往視之見有犀導乃拔取衆鳥爭集無復驅者

夢書曰簪者爲身簪者己之尊也夢着好簪身歡喜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駭玳瑁簪絳
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

諸葛恢集詔答恢曰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
而寄乎物

班固與弟超書今遺仲叔瑋瑁黑犀簪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効之
玉價倍女

漢饒歌有所思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爲問遺雙

珠玳瑁簪

白筆

魏略曰明帝時常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
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
今但備官耳

徐廣與服雜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
今之白筆是其遺象

怡若治切

服虔通俗文曰帛幘曰怡

王隱晉書曰陳舒議至尊臨温公夫人喪議曰今白怡深
衣當右弔服至尊臨弔謂深衣而已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燉煌父老令孤熾夢白頭公
衣帽謂熾曰南風吹動長木胡桐權不中較言訖忽然不
見李歆小字桐權至期而亡

南史曰何胤夢見神女二十許人並衣帽行列在前俱拜
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後魏書曰宋遊道與頓邱李獎一面便善獎曰我年位已
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
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帽待之握手
歡謔

潘京別傳曰陳耽初爲州主簿司空何次道帽偏岸謝耽
頓帽有所蔽也應聲報曰耽頓以蔽有明府岸以示無

宜都山川記曰鹽水上有石室民駱都到室邊採蜜見一
仙人裙衫白帽坐見都疑瞻不轉

傅子曰漢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
縑帛以爲帽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于今施行
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世說曰陸雲好笑着帽映水見影笑不能止

高惠文婦與惠文書曰今奉總帽十枚

帽

傅子曰帽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
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餞
亦服之

後魏書曰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謝峻等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尙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成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議出何典淹言元冠不弔童孺其聞昔季孫將行取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議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唯賁袴褶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申國命敕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早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魏書裴植傳曰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三五日乃引見之督責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

幪頭取遙反

釋名曰幪鈔也鈔髮使上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齊人謂之幪言奄髮使上也

禮記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

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縛積如今作幪頭爲之

東觀漢記曰建武中徵周黨着短布單衣縠布幪頭待見尙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

後漢書曰向栩河內朝歌人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絳幪頭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王衣獨鼻幪頭夫人衣無緣衣裳左開之襦以養馬

古詩曰羅敷好着蠶探桑城南隅少年見羅敷脫巾着

頭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結相於金薄畫幪頭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釋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爾雅曰衣梳

音梳

謂之視

音覓

衣縷也齊人謂之

黼領謂之

視

或曰視衣之飾也

衣開孔也

褻

綉刺繡文以褻

緣謂之純

衣緣

袂謂之袂

衣後

衿謂之衿

音穴

裳謂之裳

音裳

音裳

音裳

衣皆謂之襟

交

被

居業

謂之裾

衣後

衿謂之衿

音穴

裳謂之裳

音裳

音裳

音裳

佩衿謂之袂

佩玉之

執衽謂之結

荷衣

扱衽謂之襜

音結

扱衣

音結

音結

音結

上衽衣蔽前謂之檐

今蔽

婦人之褱謂之縹

音縹

縹謂之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於帶衣蔽前謂之檐

今蔽

婦人之褱謂之縹

音縹

縹謂之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禮因名為褱

綵繫也

裳削幅謂之縹

滿木切

削殺其

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音縹

世本曰胡曹作衣

宋均注曰黃帝臣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衣下裳乾坤之象

又訟卦曰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又說命曰唯衣裳在笥

禮曰夫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

純采

純綠

又曰季康之母死陳褻衣

褻衣非上服

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撤之

又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

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

為布帛

又曰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祛

謂大夫士也祛尺二寸

縫齊倍要袷

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祛尺二寸緣廣寸

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

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公門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綱帛為褶

又緇衣曰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歸一

左傳曰衮冕黻珽

黻韋鞶以蔽膝也珽玉笏也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

今行滕者衡統紘紘衡統紘紘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昭其度

也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

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昭其文也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

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

又曰欒武子曰若敖蚡冒筮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

君筮路柴車藍縷弊衣也

又曰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

紵衣焉

詩曰碩人其頤衣錦褰衣褰單也尚以禪衣謂其文之大著

又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握鬪

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又曰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緇衣

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緇衣之蔚兮敝子又改作兮蕭大也

又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又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製衣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罽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史記曰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漢書曰齊國有三服之官奉獻冠幘縱為首服純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又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王子我上將軍印授我兵數萬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謝項王

又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錦衣

持斧捕之

又曰朱博為瑯琊太守敕官屬多作褻衣大襜襜音紹不

中節度自令掾吏衣令去地三寸

又曰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

衣以懸裝衣曰褚上中下衣者緇之多少厚薄差別

又曰江充初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

許之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輪如淳曰交輪割正幅使一頭狹狀若燕尾

垂之兩旁冠禪纚步搖冠飛翾之纓服虔曰冠禪纚故行見於後也

地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

又曰雋不疑佩環玦褻衣博帶盛服至門不謁暴勝之

又曰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

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傳陽能作黃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着繡
而衣錦袴襜褕諸子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

中身之災也漢書音義曰諸子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

楊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襜褕郭璞注曰俗名裾被據此即是諸子上加綉裾如今之半臂也疏音充徧音徧

又曰光武見來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又曰祭遵為人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寢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迴衣屨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

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

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復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

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

蒼及瑯琊王京書曰問饗衛士於南宮內閱視舊時衣物

惟王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篋可

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

衣服之制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

秋常衣大練裾不加緣大練大帛也杜預注左傳曰大帛練也朔望諸姬主

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龕反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辭曰此

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官莫不歎息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載笠詣王郎見郎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卽辭疾發而退也

又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幘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魏志曰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明帝徵管寧爲光祿勳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守節高乎審疾庭頓耶喜上言寧恒着皂帽布襦袴布裙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

力強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饋饌跪拜成禮

魏畧曰文昭甄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魏氏春秋曰王允爲吏部郎中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請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吳書曰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皆不及

晉書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厠常有十餘婢列侍置香粉有

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脫故着新衣
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又曰高士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洛陽陷奔吳居大辟
山恒着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造之颺使致韋衣
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內竟不服用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
於市得殘許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衣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
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換服

又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着小皮衣

又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
召卿欲使着黃羅來河切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得不
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羅乳母服也

又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
制度世人皆法學之

又曰江湛字微深爲吏部尙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餽饋盈
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
衣成然後起

又曰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
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齊書曰宋元嘉制諸王入齊閣得自服裾帽見人主唯出

太極西廂乃備朝衣車駕幸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
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

又曰高帝卽位後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麗故誠乃
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
乃勝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
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
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誠嚴應須紫
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
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
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又曰波斯國婚姻法下聘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着
金縷錦袴戴大冠婦亦如之

又曰新羅呼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
百濟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

又曰張嶷音盛稷之子也稷初爲剡令至嶷亭生子因名嶷
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
淚歡然

又曰胡絹貴隨切隨陳伯之入魏時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着籠冠袴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又曰何敬容爲吏部尙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事具交友部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

軍沈約遺裾衫迎之

後魏書曰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繡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又曰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曰文宣囚元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北齊書曰尔朱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

年二十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曰已暮由是免

陳書曰徐陵爲吏部尙書精簡人物搢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知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隋書曰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藍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爲周所敗被虜困至以賣燭爲業

唐書曰太宗詔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

又曰楊妃寵愛特甚宮中主貴妃刺綉者七百人楊益及諸戚里每歲進衣服布之於庭光奪人目

又曰肅宗世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貞元六年德宗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尙方織作呈閱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恒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鵬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委威儀委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尙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聞閭閻之間

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曳三尺五寸初
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幹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六韜曰武王伐紂紂蒙寶衣投火而死

國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袷音督之衣

又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他諫曰仲孫他孟獻子之子子服也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恪也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

之七日四子服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

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縠之衣

而士不得短褐

又曰趙襄子既滅智伯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

以刺襄子襄子覺而赦之後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使視之復得襄子嘆曰嗟乎豫讓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赦子名亦足矣子自為諸寡人不釋子矣讓曰臣固伏

誅願得君衣而擊之於是襄子義之脫付身之衣以與之

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

死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

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

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舉者以各舉一時之事

白之五服衣始於此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聖人易之

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凡十二章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者非憊也商君書曰上世之人衣不煖膚食不滿腹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爲復見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韓子曰晏嬰相齊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又曰齊桓公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

右甚惡紫臭於是三日境內莫有紫衣者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怒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能不怪哉

狗門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且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羊之裳韋以爲帶

呂氏春秋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逾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

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淮南子曰林類樂啟期衣若懸囊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公曰何乃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小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音能不狐乎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蒼唐奉使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鷄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趣具駕曰賜之衣非以爲寒也欲召擊之無誰與謀故遺子以衣詩曰東

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事具奉使門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拾遺錄曰宋景公之時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

又曰禮敬國其俗人年二百歲而織芳茅以爲衣蓋尙書云島夷卉服之類也

又曰任末年十四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

又曰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畱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

又曰天漢三年渠搜國之西有折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

三歲有大壽林一樹干尋若經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
泛海繩山來會其國綴草毛爲繩網其衣如今之羅紈
至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
此物故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茅爲衣衣服
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鍾會母傳曰夫人幼少衣不過青緝

世說曰齊王罔爲大司馬輔政稽紹爲侍中詣罔諮事罔
召葛旗董艾等共論時宜旗等白罔曰稽侍中善於絲竹
公可能操之遂進樂器紹推却不受罔曰今其爲歡何爲
却耶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職卑忝備常伯

豈可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有辭當釋
冠冕就私服此紹之心旗等不自得而退

又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旣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
使將去婦便持還桓妻王惜女也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大笑而着之

又曰阮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人死有鬼阮子獨以爲無
曰今見者云着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乎

孝子傳曰老萊子年七十父母猶在萊子嘗服斑斕衣爲嬰

兒戲

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
服之趨出親狎如此

襄陽耆舊記曰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
是任城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公儀為渡遼將軍長史
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
下車不得踰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王式婦歸
嘉止之曰其嫗嚴固不聽善爾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列仙傳曰道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
年五日夜半夜明如晝從五億萬人登仙也

古艷歌曰粲粲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離騷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袞衣

鷩衣

毳衣

絺衣

元衣

禕衣

綌狄

綌音

闕翟

鞠衣

展衣

展步扇切

緣衣

緣通貫切

衿衣

朱衣

袞衣

說文曰袞天子享先王卷

音袞

龍繡於下幡一龍繡阿上嚮

釋名曰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孔安國白欲觀示法象之服制

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

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

作會宗彝

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

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以五采明施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

尚書大傳曰山龍青華蟲黃作績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

五服

詩曰九罭之魚鱗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元衮及黼

又曰衮職有關仲山甫禘之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男斯卒於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二事加二等於是衮歛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禮運曰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

纁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

數也

又明堂位曰君衮冕立於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

又夏官下曰節服氏掌祭禮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鄭元曰服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冕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其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

儀禮覲禮曰天子衮冕負斧扆

漢書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牡龍

旂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萇上御座着袞服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議曹郎邱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已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袞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赦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有文

故上衣元而下裳黃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祭之服皆以初元漢承掌故至顯宗初服冕旒衣章以祭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五采衣裳乘輿刺史公侯九卿已下皆纁成陳畱襄邑獻之

續漢輿服志曰聖人處天子位服日月昇龍所以服其德章其功也賢人佐聖封國愛民黼黻文繡降龍所以顯其仁光其能也

環濟要畧曰天子龍冕諸侯黼大夫黻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

繡諸侯去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
火服粉米曰天子

擊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衮冕之制唯為元衣絳裳一具而
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
書始復造衮冕之服至于今用之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賞逾華衮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絺履不弊盡不更為也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

陳畱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有睢水傳曰睢渙之水
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驚衣

釋名曰驚雉山雉也驚慙并列切也性急慙不可生必自殺

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公饗射則驚冕鄭元曰先

公謂后稷之後也饗射饗食及與諸侯射也驚畫以雉也

三禮圖曰驚冕服者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以朝天子

助祭元衣纁裳以華蟲藻火宗彝三章畫以為績裳粉米

黼黻四章黼里切以為繡凡七章

毳衣

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

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茨毳衣大夫之服茨雖也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

以巡行大車啍啍他昆切毳衣如璫璫楨也音門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鄭元曰其衣三章裳二章也

三禮圖曰毳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絺衣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鄭元曰絺

或作繡字之誤也繡刺粉米無畫也

元衣

詩云緇衣美武公之德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緇衣黑色上卿聽朝之正服也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元曰羣小祀

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元者衣無交裳刺黻而已凡冕服元衣纁裳也

禮玉藻曰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元曰端當為冕字之誤朝日

春分時也

魏臺訪議曰禮天子大夫元冕而執鴈今秩中二千石六

百石者可使元冕而執鴈

禕衣

釋名曰王后之上服曰禕衣畫翟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翟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王后

刻繪為翟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也

禮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鄭元曰副首飾也今之

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也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自禕翟而下也

又曰祭義曰歲既畢世婦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阜下后謁廟服
白上阜下皆深衣制徐廣云深衣即單衣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
入廟佐祭者服皂絹上下皆深衣制以衣六列王后之
穆天子傳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未詳
也授河宗壁之土曰蘇氏書云蘇氏之文公也

褕狄

釋名曰搖翟畫鷄雉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質五采
皆備成章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狄鄭司農曰

褕狄闕狄畫羽飾也元謂狄當為翟其色青也

三禮六服圖曰褕狄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

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闕翟

釋名曰闕翟翦闕繪為翟雉形以綴衣也

詩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義曰象服者謂褕狄闕狄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闕狄鄭司農曰

褕狄闕翟畫羽飾也鄭元曰闕翟刻而不畫者也此三者皆祭服今世有袷衣者蓋三翟之遺象也以推次其色闕翟赤也

三禮六服圖曰闕翟王后從祭羣小祀服也亦子男夫人服以從君祭宗廟

鞠衣

釋名曰鞠以如菊華色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鞠衣鄭司農曰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

三禮六服圖曰鞠衣王后蠶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從助君祭

董巴漢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蠶服青縹上下深衣制貴人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人助蠶服縹絹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徐廣輿服雜注曰晉先蠶儀注皇后衣純青之衣特進卿世婦二千石命婦助蠶則青絹上下

展衣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展衣白衣

三禮六服圖曰展衣王后以禮見王賓客之服也卿大夫

之妻以從助君祭

釋名曰襜展字或作此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

緣衣通貫反

釋名曰緣衣緣然黑色也

詩邶柏舟緣衣曰緣兮衣兮緣衣黃裏緣間色黃正色箋云緣衣兮言緣

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緣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緣衣反以黃為裏緣兮衣兮緣衣黃裳箋云婦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焉不殊衣裳同色今衣黑裳黃喻亂嫡妾之禮也

周禮天官下內司服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祿衣素紗御於王者之服也亦以燕居君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衣

衫衣

三禮圖曰傅母婚禮從者衫衣古者傅母遮無夫與子而老賤曉習婦道者使之應對也

朱衣

應劭漢官儀曰虎賁中郎衣紗縠單衣續漢志同晉令絳紗縠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荊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

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啟彈朝請向騰之坐同僚會故員外散騎侍郎楊珍之喪侍兵唱變服然後唱眾官下陪位而騰之着單衣左朱衣上於禮有虧請免所居官詔可

齊書曰呂安國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卽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

神異經曰西方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讀禮律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編帶委貌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縫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語林曰何平叔面絕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喚與熱餅
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時帝始信之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
衣舍人

乃賜以瑇瑁簪絳紗單衣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服章部八

單衣

中衣

曲領

方領附

袿襦

圭屬二音

鞞

音弗

鞞囊

單衣

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音牒關之東西謂之單
衣趙楚之間謂之左衣古謂之深衣是也

禮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又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

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

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
齊如權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

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

又儒行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元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

漢書曰江充召見上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如婦人衣也後垂覆帶半之也

又曰趙王彭祖為人巧佞持詭辯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

祖衣皂布單衣自行迎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

又曰蓋寬饒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短令離
地躬案行士卒廬室

後漢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述盛陳陸陸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東觀漢記曰都布千疋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也

謝承後漢書曰陸閔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
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又曰陳留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
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先着單衣前人須臾出解與

服章部八

史雲

魏志曰管寧四時祭祀在遼東時布單衣親薦饌

王隱晉書曰梁孝王彤宣帝子將單衣補車轆以爲清參軍王銓曰晏嬰大官稱清者以爲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

晉書曰桓温廢東海王王着白帽單衣步下西堂羣臣拜辭莫不歔歔

又曰簡文初立於朝堂服着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又曰王導傳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十萬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晉令曰朝服皂緣中單衣

趙書曰勒參軍周承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以八坐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兒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曰汝何官答我本爲館陶令斗藪單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輩

以爲大笑

事具樂部

梁書曰劉曇靜母亡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

又曰張稷爲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衣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

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監虎賁冠鵠着紗縠單衣又曰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着緇幘大冠白絹單衣
徐野民車服雜注曰元帝召陳郡王隱待詔着作單衣幘
朝望於著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禮釋奠中單衣絳緣其領袖其朝服皂緣也
燕丹子曰荆軻把秦王王乞聽琴聲而死召姬入鼓琴聲
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

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叩牛角商歌曰短布單衣適至胥
終朝飯牛至夜半

仲長統昌言曰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
當死陳公與之一着單衣於是入室寢日中果死

傅子曰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污之僞

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世說曰王戎性儉爲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
爲父市單衣父恐使以單衣詣門自謝祐以單衣遺其父

梁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邊讓別傳曰讓才辯俊逸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
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楊彪別傳曰魏文帝令彪着布單衣待以賓客之禮

拾遺記曰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制爲衣謂之丹衣
而史家云單衣則今逢掖也字異音同未知孰是也

神仙傳曰曹公欲殺左慈將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閉市索

之傳曰一目眇著葛巾幘單衣正爾視之一市中數萬人皆眇一目著葛巾幘單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記曰永嘉以來士大夫競服生單衣識者怪之曰此古練縷之布諸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懷晏駕

馬融遺令曰穿中除五時衣但得施絳絹單衣

中衣

禮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鄭元曰繡讀為綃綃繒名

也衣制即今中單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祭宗廟初元絳領袖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五郊各從其色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禮釋奠中衣以絳緣其領被其

朝皂緣

魏官儀曰皂緣領袖中單衣

會稽典錄曰鄭弘為縣嗇夫民有弟斥兄錢者未還之嫂領詣弘賣中單為叔還錢兄聞之慚遣婦齎錢還弘不受

曲領

方領附

釋名曰曲領上橫壅頸其狀曲也

禮深衣曰曲袷如矩以應方

袷曲領也古者方領

後漢書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前書音義曰項下施領方正學者之服也

袿襦

廣雅曰襦長襦也

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今皇后謁廟服袿襦大衣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性儉約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

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說文曰簪竿也珥填也以玉充耳后獨省素無飾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

南史曰南岳鄧先生名郁隱居不仕魏夫人忽來臨降乘

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

許

傅毅舞賦曰珠翠的爍而照耀華袿飛翬而雜織羅

婦人集張君平與妹憲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袿襦

蔽紛華照曜於是之際想汝懷愧

鞞

釋名曰鞞鞞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

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為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

易困卦曰朱鞞方來

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

禮曰一命緼鞞黝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鞞之言蔽也

也緼赤黃之色所謂鞞也

又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鞞之言蔽也以韋為之象裳色圓殺直制

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判角士前後正韠下
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元曰韍冕服

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階也

又曰王莽妻著布蔽膝見客

魏志曰武帝內誠令云令貴人位為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祖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效心之至也封賜將軍以魏王時自所佩朱鞞及遠遊冠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
生亮

五經要義曰韠者舜所制也

又曰天子朱紱諸侯赤鞞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爾不忘古韠名有三朝廷則謂之韠宗廟謂之韠鞞上音昧下音閣

五經異義曰鞞者大帶之飾非韠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五霸遞興戰兵不息鞞非兵飾於是去鞞

白虎通曰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蔽前者爾有事因以

別尊卑彰有德也

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鞞也戰國連兵以鞞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鞞

環濟要略曰凡鞞以韋爲之以象裳色湯至周增以畫文夏山取仁可依殷火取其光明周龍章取其變化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鞞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當隱藏也

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之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

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解紱而涕泗焉

鞞囊

禮曰男鞞革女鞞絲鞞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

又曰鞞厲游纓杜預曰鞞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也

白虎通曰男子有鞞者示有金革之事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頭鞞囊

晉書曰鄧攸祖殷亮直強正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鞞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鞞囊新虎頭代故虎頭也若不作汝陰當作汝南後爲汝南太守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身佩小鞞囊以盛手巾
細物

鄴中記曰石虎改虎頭鞞囊爲龍頭鞞囊

楊子法言曰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鞞悅
班固與弟超書曰遺仲叔虎頭鞞囊金銀鈎

謝承與步騭書曰所在近比無他異物裁奉織民虎頭綬
囊可以服之

孔珠與王佐長史書曰不著鞞囊不知爲可不答曰尋此
鞞囊是內則施鞞之遺象此爲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著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佩

環

玦

笏

佩

說文曰佩大帶佩也佩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
有悅巾有觴之屬也

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佩玉也

又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知子之順

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又曰彼留之子昭我佩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韜韜音獨珮璲不以其長韜韜玉貌璲瑞也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又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路門之外樂節也

也行以肆夏登堂之樂節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

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

環朝於君亦結左齊則綉結佩而爵韉凡帶

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佩山

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

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

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事具玉部

又曰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藻兮余無所繫之藻然服佩飾也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也

魚豢魏略曰有雙璜雙珩瑀瑁衝牙琨珠為佩者乃漢明帝采古文始制也

晉書曰祥著遺令子孫云吾氣絕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衛氏玉玦綬皆勿以斂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國語曰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夷吾于梁退而私於繫曰請以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納之左

右又曰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先王之玩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石擊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珩魏侍中王粲識舊

珩始復作之今玉珩受法於粲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衝牙蟻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半璧為璜璜中橫以

衝牙以蒼珠爲瑀

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三代同之五霸興兵佩非戰器去佩留其係襪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渠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貴以采絲其玉視冕旒

蔡邕輿服志曰孝明帝作螭珠之佩以郊祀天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卽佩環能大道德卽佩琨能決嫌疑卽佩玦是以其所佩卽知其所能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針縷也

孔叅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婦女舍珠玉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佩至流水之上大夫莊辛見而悅之

又曰經侯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劍右帶珮環左光照左右光照右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寶也經侯應聲解劍佩而去

鹽鐵論曰子思銀佩

尚書舊傳曰淑妃修媛修華修容婕妤好佩采瓊玉貴人佩于闐玉

鄴中記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着錦袴佩

玉

晉令曰皇太子如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元玉
晉宋舊事曰太后皇后白玉珮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天子賜以左佩玉華玉華之佩佩之精者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沙中無水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

頰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珮玉一雙

列仙傳曰江濱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游江濱逢鄭交甫

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珮與之交甫悅乃受珮而去數

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

炎皇鑽火之術取永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

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員邱之穴穴洞達於九天

中有細珠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皂班姬以下

皆元纓鞞佩

又曰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

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廕根莖若葵之衛足也名曰

低光荷實如元珠可以飾珮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佩

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

楚辭曰扈江離與薜荔也扈被也初秋蘭以為佩初索也蘭香草也

又曰雲衣兮披披披披長貌玉佩兮陸離陸離光采貌

又曰連蕙若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

又曰溘吾遊此春宮兮春宮東方青帝宮折瓊枝以繼珮

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綏拖鳴玉出入禁門者眾矣想佩聲之遺響若鏗鎗之在耳

劉梁七舉曰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微妙荷彩昭爛流景揚輝

曹植與陳琳書曰帶蜿蜒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

殷仲堪與相王牋曰所致玉佩光潤清越

傅元大言賦曰要佩六氣首戴天文

環

說文曰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

禮曰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

而無窮

左傳曰穆叔之子仲任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官公子之環

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又曰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

伯謁請也子產弗與事具玉門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

之

梁書曰柳惔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

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瑞威

神衷臣謹服之無斃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卽佩環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玉環舜時復來

獻白玉環

王子年拾遺錄曰顓頊時濱海之北有勒題國皆衣毛無

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墨玉之環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賜以環卽返以玦卽去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后女弟昭儀上五色玉環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

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示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

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獨不至公謀伐

衛衛姬脫簪珥解環再拜請衛之罪

莊子內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

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

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者也無是非故能應夫

玦

說文曰玦玉佩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

詩曰芄蘭之葉童子佩鞞鞞玦也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

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

難禦

又曰晉侯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珮之金玦狐突曰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罕夷曰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

國語曰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衣偏褰音篤之衣珮之金玦太

子見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克曰孺子懼乎衣

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

右告先友曰君與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

在此行也狐突嘆曰以麗衣純麗雜色純純德謂太子而玦之以金

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略曰項羽與沛公飲范增數日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者三羽默然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伯升伯升光武之兄乃會諸將以成其計繡

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

正諫賜以玉玦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史舍壁下夜有青氣視

之得玉鈎玦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張掖郡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

匣開蓋於前上有玉玦二璜一

魏略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

侯曹子建也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曰南陽宗惠叔

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語會作當自白書恐傳言

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指鄴騎旣

到寶玦初至捧桺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桺開爛然滿目猥

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

王隱晉書曰禮能使決疑者珮玦故遺其臣亦授之以玦今晉受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歷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將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應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德應珮玦故以賜焉是以有

二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賜玦大數尺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卽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傳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誅妃把玦哀號不食而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自擘之乃開

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則佩玦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玦

隨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莊子曰儒者受佩玦者事至而斷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皇后女弟昭儀上珊瑚玦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笏

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
或曰笏可以薄疏物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與鬚同文竹士

竹本象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音脫笏入太廟說笏非古

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凡有指畫於君

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

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

又曰將適公所書思對命思所思命念將以告君書之於笏為失忘也

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履問日之蚤

莫請退可也運澤猶玩弄也

大戴禮曰天子御珽珽言挺然方正於天下諸侯御棊茶前誦後直下天子也茶

音舒大夫服笏前誦後誦上無所不讓也

五經要義曰天子之笏謂之珽挺然無所屈也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搢笏以示無仇

後漢書曰陳蕃為光祿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

入閣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

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所景切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為吳王治每見

權常執板交拜板即笏也

晉書曰王敦表温嶠為丹陽尹因餞會錢鳳自起行酒至

鳳未飲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

真行酒數不悅兩釋之

又曰桓温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倒持手板

宋書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弒立孝武入討劭錄

宏殿內自拔其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

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

忤顏見道愍托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

甚貴然使人多憊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

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其不悅休佑具以狀言帝

意乃解

又曰綦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

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

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

齊書曰豫章王嶷薨見形於第

居第也

後園乘腰輿指麾處

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

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書曰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蔡興宗曰頃日人情

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籌

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

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策興宗不已上曰如

卿言

北齊書曰尔朱榮旣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

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
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
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痴不足
慮也帝既鎖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已
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階曰還
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

又曰崔滌元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漏洩乃
於滌笏上親札慎密二字以誡之

又曰元宗以張九齡體弱簪笏不勝命置笏囊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論承璀
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許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
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卽命
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言吾不知爲損又面賜絳紫袍爲絳
擇笏以賜之因謂之曰爾他時勿易此心

又曰朱泚盜據宮闕乃遣將韓旻領兵疾趨奉天召段秀
實與之謀議秀實欲圖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等同
謀殺泚明日泚召秀實議事秀實勃然而起奪源休笏以
擊之泚傷額流血海賓等不至秀實遂被害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上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
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獨存輒令進之鄭覃曰在人不可

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此乃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三禮圖曰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

輿服雜事曰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

搯之於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

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主于敬不執

笏示非記事官也

周遷車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

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劍漢高祖偃武修文始制

以手板代焉

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勸迎

曹公權不從而周瑜敗之及是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

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

又曰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鳴豫慮字何所

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

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帔帶搯笏夾佩郭璞云帔韞

也兩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受何策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

周初時事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

足周公以玉笏與之

郡國志曰晉明帝為太子時常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

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入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曰卿在府久此當相料理初不答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衛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服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見而推歎郭景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相手板以閒泰之時取五行尋四時定八節明二十四氣百不失一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板形皆完淨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舊用白直檀刺榆桑柘四材也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絃不得出邊絕理板頭是君座板頭與君共事必不得中分板作四分上一分爲一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不碎方留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若其處崩毀傷踢破裂弔節蝸穿兆隨所屬物必損失死亡板兩邊左爲城右爲社寬博文彩班班光澤清淨必得封邑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板以象焉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
（此處為模糊的正文內容，文字難以辨認）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褐

衫

襜褕

袍

說文曰以絮曰繭以緼曰袍

禮記玉藻曰纁為繭緼為袍

緼舊絮纁綿也

釋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

論語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

祿先生賈見雎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爾得無

死者特以緋袍有戀故人之意

漢書曰文帝使遺單于綉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續漢書曰袁安爲光祿勳至青麓袍糲食

又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綠大袍

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繡羅縠十二色
綠袍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極麗疏諸王朝望見反以爲綺
焉

華嶠後漢書曰藥崧者家貧爲主無被糟食自此詔給帷
被皂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續乃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
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人時人謠曰天下清
苦羊續祖

又曰桓鸞字始春鄆弟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求盈餘
以濁世恥不肯任

魏略曰薛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
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

蜀志曰彭萊字永年姿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宓
薦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宓應山甫之德履
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緼袍也

王隱晉書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鄭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
資產世以此重之

又曰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領
又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

又曰慕容沖進逼苻堅堅送一領錦袍遺沖詔古者兵交
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齊書曰卞彬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
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疏庸
寢敗絮不能自澤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衆
悉着青袍景長乘白馬

又曰臨賀王正德侯景之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
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
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着絳袍袍裏皆碧
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唐書曰武后出緋紫單羅錦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文
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磐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
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
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
金吾飾以象又銘其襟背作八字迴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三
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敕改爲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十年不易恩加朱
紱始解去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緼袍組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說苑曰子思居衛緼袍無裏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
受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受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又曰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

錦非繡不可得名

神仙傳曰太傅楊駿使人迎孫登其語不答以複布袍賜
之受之出門從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放駿門下又大譴
斫刺當時人謂爲狂後乃知駿當誅斬其人

王褒內傳曰真人將褒見太上丈人著流霞羽袍芙蓉冠

搜神記曰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顏
無雙來爲生妻經三年遂乃生一兒曰慎勿以火照我後
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下但枯骨耳

婦求去將生入華堂奧室以珠袍與之生至市賣袍雖陽

王識是女袍收拷談生生具對呼兒似玉女

又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逢一趨走少年便脫青

絲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詞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為屬求利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為之歔歔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

鄴中記曰石虎臨軒大會着青龍袍吸人熱不吐林骨

鍾岐良吏傳曰袁彭字伯楚為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

緼袍不易其操水滸中四十無說亦百文平十五五六交

古樂府白紵歌曰紵實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袍以光軀中

拂塵製以為袍餘作巾以賦神清精神其人

古詩曰青袍似青草長條隨風舒異說效魏門不又大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彩羅縠錦袍亦領

劉弘教曰將士寒窮者給一草袍複帽

劉義恭啓事曰詔旨以赦日所制綾紋錦布袍放生古具

袍垂重賜大

劉謚之與天公牋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

城送火西人

說文曰褐短衣也無對也

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褐毛布也

左傳曰吳申叔儀乞食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藻兮余無

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麓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

北方壬水傳言吳子不與土共飢渴所以亡

服章部十 五

韓詩外傳曰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褰褐而過鬲其朝
宋將有荆棘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穀大夫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城易
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從者衣褐懷
璧從徑道亡歸

又曰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
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遂見上上大說

漢書曰貢禹上書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
不贍短褐不完

後漢書曰張元字處微沈深有才略以世亂不仕司空張
溫數以禮辟不能致後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將行元
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不能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陶潛五柳先生傳曰短褐穿結筆瓢屢空晏如也
老子曰聖人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觀也
新序曰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無鹽女行年四十無所容
人街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請宣王曰願當君王盛顏
符子曰有澤父冠葭蘆之笠納鹿之履莎裳褐衣

裴淵記曰蠻夷取穀樹皮熟搥之以爲褐

趙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

蕙化爲芻

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衫

釋名曰衫芟也衫無袖端也襦褌者一當胸一當背也

楊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沈約宋書曰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

等衣皆是武敬皇帝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

曰後代若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

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

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

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納兩褶衫馬亦去其裝馳入

賊陣猛氣咆嘍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益陀國士人翦髮着氎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

前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

驍騎將軍衣兩褶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

衣兩褶用手持白梃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

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騎身被衫甲允文

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

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可獨衣衫

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帝別傳曰吳遷曹令史長沙劉卓字德然病荒夢見

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着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

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

妃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沈親憂

未除常着青絳納兩當請免沈前所居官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玉綬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

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然流涕賦詩序別拜贈織

禪衫也

劉敬叔異苑曰母邱儉征液瀾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云

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俱

長三丈

襜褕

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襜容自關而西謂之襜褕以

布而無緣敝而紘之謂之藍縷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

着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又曰何並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刀刺其建鼓並追之卿追窘乃令奴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縑襜褕絺巾迎上

又曰更始在長安自恣三輔苦之又所官爵多羣小或繡面衣錦袴襜褕罵詈道路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與阜阜不受詔賜隸錢十萬絳襜褕一領

又曰延岑上光武皮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褕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臥不動吏謝去邊讓別傳曰讓字文禮孔融薦讓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桓譚新論曰余自長安歸道病蒙絮披罽襜褕宿下邑亭也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
豹裘元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豸胡犬也音岸絞蒼
黃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温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說文曰裘皮衣也

禮曰十月之節天子始裘

又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

豹裘元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豸胡犬也音岸絞蒼

黃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無文飾裘之裼也見美也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温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太儉

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于為裘

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

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又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傳曰狐裘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又曰齊人以邾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

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狐裘羔袖言一身盡美唯少有惡喻

已雖從出其罪不多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

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

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

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狸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公

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

周禮曰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

秋獻功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毳因良時而用大喪斂

裘飾皮車斂淫也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

又曰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人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客最下坐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盜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裘奉姬姬為言於王王釋孟嘗君

漢書曰賈誼上書陳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孟康

曰委裘若容衣太子未坐朝事先帝衣裳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帝以王觸寒涉道賜乘輿貂

裘

又曰祭彤為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一領

後漢書曰馬援嘆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

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

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士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釣

澤中帝令齋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謝承後漢書曰劉虞為幽州刺史常着氈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為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

書而寤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

之而去

吳志曰陸遜破曹休上爲羣僚大會酒與遜對舞解所若
躡子裘賜遜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瑯琊郡王坐使散騎劉緝買
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
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者法賞罰不
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
語吏與緝同罪

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
企生遇害卽曰焚裘

又曰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行孟昶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熊好學兼術數趙王倫辟熊熊言
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遣圍之熊使諸生着已裘
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
又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
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
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
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啓太后
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
意在與卿共弊

趙書曰汲桑盛暑重裘重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斬扇者
軍中爲之語曰仕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
寒暑斷人頭晉書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晉咸寧起居注曰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敕內外有造異服
詔罪之

晉令曰山鹿白豹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鼯子渠搜國
裘皆禁服也

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
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元
狐之裘以符授之

管子曰武王爲役靡令曰豹褱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
金功臣之家糴千鍾禾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雪三
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今君
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發粟以與飢

又曰晏子至晉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者晏子曰子
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餓爲人僕三年晏子解左
驂贖之

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
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

又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特裘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士底春而裘於畦底常也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

五色

又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韃鞮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齊有盜狗子與胡跪子相誇盜狗子曰吾父之裘

獨有尾胡跪子曰吾父冬夏獨有一足袴

又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締

又曰孫叔敖相楚衣殺羊裘

孔叅子曰田子方遺孔子思狐白裘也

符子曰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取之於

衆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謗之曰麇裘而韃鞮投之無戾鞮

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

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者

代更也白狐之裘天子之披也而在朝堂然為狐計者不

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負固其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逆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貂裘者

又曰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旣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又曰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必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弊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乎

新論曰振裘持領萬毛皆整

潛夫論曰挾夫私計以論公政猶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鷓鴣裘貰酒與文君爲歡

又曰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白上
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常着輕絲履招風紫綈裘與后同
居

又曰成帝好蹴鞠羣臣以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擇似
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
履

拾遺錄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爲二裘一名煩質一名暄風
可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彘人得而奇之以裂此裘遍
彘人罪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值萬金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着裘于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
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衣裼之言露可見
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衣謂之襲袒謂之裼
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

又曰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
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邱明君子不
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帝王世紀曰夏禹時渠搜國來獻褐裘也

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犬
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兌送秦黑貂裘黃金百鎰

又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

大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四
鎡盡形容枯槁及歸妻不爲下機嫂不爲炊

又曰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鎡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適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沈入火不灼

管寧別傳曰寧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流涕恒着布裳貂裘

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語林曰謝萬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世說曰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卽呼使入萬着白綸布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披翠雲之裘

崔寔四民月令曰囊蟲並與以灰藏氊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魏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繩子裘一領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誇莫若自修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袴 袴褶

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曰羸衣羸温也 奴榮反

釋名曰襦煖也言温煖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閉襦之

小者也却向着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衿也

漢書曰班伯為侍中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

間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袴 晉灼曰質珠為襦盛服坐

武帳中王前聽詔

又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范毀削先令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有五袴

又曰來歙詣雒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褕衣歙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爲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鴻妻孟氏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鴻妻也

魏志曰管寧常着皂帽布襦隨時單複

晉令曰旄頭羽林着韋腰襦

齊書曰武陵昭王暉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暉衣單進襦於暉暉曰我與向人亦復何

異

梁書曰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又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邱薦巫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卽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

人冠帽而着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莖以養馬

又曰吳王闔閭葬女以珠襦之寶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傳曰組伯子者冬着單衣盛暑襦袴

列異傳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遺織成上襦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士寒凍於車乞一

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無私施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夢書曰上襦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東哲近遊賦曰繫明襦以御冬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紺綺爲下裳紫綺爲上

襦

又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衡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袴

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袴別也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褌或謂之褌音龍關西謂之袴大

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

史記曰屠岸賈攻趙朔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公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卽號若不滅卽無聲乃索兒竟無聲

漢書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使我

袴徐廣曰袴股也袴亦作勝於是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

為怯

又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嘗衣弊補衣溺袴

張晏曰陰重不泄下不潔

故溺

甚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袪

孟康曰袪音紹謂大袴也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體不安

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

宮無進者

張晏曰窮袴前後有褱使不得交通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爵多羣小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

面衣錦袴

後漢書曰馬援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盡散昆弟故舊

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初為郡議曹

掾正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離

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

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為曹掾尚無袴望

曰議曹情竅自無袴寧知百姓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

生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

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魏略曰賈逵居貧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家宿其明無何着

孚袴去時人謂為通達

又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明迴違不
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問允前遽怪之曰我
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忽忽乎

又曰趙岐避難至北海着布袴絮巾在市中賣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
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
能自屈吾事濟矣

梁書曰周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疋約曰
儉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短長之間顯曰將
有甚於此矣旣而周弘正緣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下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

着碧絲布袴摳衣元帝見之帝大怒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安城王秀爲郢州冬月常作袴以賜凍者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絞羅袴飾以
朱采

又曰何點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
贍親黨惠景性好俠義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
點裂裙衣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
迹如此

後魏書曰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
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
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良久不啼得免於

難

北齊書曰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
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
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
謀竊發後敗

韓子曰鄭人卜子使妻為袴曰似吾故袴妻因鑿新袴為
孔

又曰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上不以賜左右而藏之
乎昭侯曰吾聞明王之愛一嘔一笑有為嘔而嘔有為笑
而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嘔笑不忘為袴豈可無功而與之吾必待有功者
故藏之事具賞賜門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
袴

高士論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馮煖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郭子曰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
非無文彩然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誚
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為名流

董巴輿服志曰祀宗廟絳袴示赤心奉神也

搜神記曰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為口無殺大夫裁也王敦

之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縹袴
鄴中記曰石虎獵着金縷合歡袴

廣州先賢傳曰申朔字元遊蒼梧人爲九真都尉布襦布
袴鄉邑歎慕之

蔡廓彈事曰兼司徒員外散騎常侍謝祭應着絳袴而祭
披袴不以負足有虧常體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
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小袴百枚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裙手
擎飲食

袴褶

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
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袴褶
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上餘杭大辟山令顧颺以文山行與
韋袴褶一具文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
爛于戶內

趙書曰中書令徐光奏耕服介幘青縑袴褶

宋書曰元凶劾弒逆袁淑止之劾因起賜淑等袴褶入北
主衣取錦裁二尺爲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
袴褶

又曰張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
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
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着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
止莫不屬目見者皆願爲盡命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侯騎
馬爲從着織成袴褶

後魏書曰尊靈根及弟靈越南走靈根叔乾愛先往南遣
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濟人知到斬殺之乾

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
爲惡敕左右取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
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即時垣護之爲刺
史靈越不肯竟着

唐書曰元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
朱衣自是以下許通着袴褶如有慘故不合着朱衣袴褶
者聽不入自餘應着而不着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爲袴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袖袴褶一方道盛
北疆記曰盧王南郊着黃斑褶繡袴

江表傳曰呂範願暫領督出釋備着袴褶執鞭詣闕下啓

事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曰裴逸民家近遠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

傅暢自序曰今年五歲散騎常侍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余戲嘗解余衣褶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恠惜而余笑與之經數日不索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帶

大帶

裳

裙

裊

帶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象繫佩之形帶必有巾故從巾

釋名曰帶帶也着於身如物帶也

易訟卦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命服之上飾革帶也

禮記玉藻曰革帶博二寸

漢書曰文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

又班固與竇將軍牋云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帶也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兼革帶
又曰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

典略曰文帝賞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將死欲取以爲殉因
書囑楨云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
楨答曰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好南
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鼉鼉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壤
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
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上可納也

魏略曰疏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嘉三年疏勒王獻海西青石金帶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

以帶之爲鈎絡帶

吳錄曰鈎絡者鞍飾革帶也世名爲鈎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洽
將至駭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更急何爲

後周書曰隋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
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環金帶蓋天子
服也以微申其意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楚漢春秋曰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爲人任用力
盡猶不置其革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皆着袴褶絡帶

又曰扶南人悉着鈎絡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食天子

賜黃金之環三五朱帶具飾三十西征至赤烏赤烏氏先

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貝帶五十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着金環參鏤帶

述異記曰夏侯祖忻為兗州刺史喪於官沈僧榮代之祖

忻見形詣沈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此帶

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中不見關必以

為施可命焚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夏腰矣

應塚新詩曰革帶繩為口履鳥穿無底

大帶

論語衛靈公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

詩芄蘭曰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又野有死麕曰無感我悅兮無使龐也吠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匪

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旗揚也

又鳴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騏文也

弁皮弁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以雜色飾焉騏當作縹以玉為之

禮玉藻曰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紳垂則磬折齊衰下緝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

又曰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辟讀如禪冕之禪謂以縞采飾其側也

裳

釋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

易坤卦六五曰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下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竭褰裳去之

詩緇衣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又鷄鳴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箋云挈壺氏掌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為已明也

又葛屨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織織也要之禪之好人服

之要腰禪領也

又七月曰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陽明也

又鴻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

又曲禮上曰諸母不漱裳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

于新里

春秋演孔圖曰驅除名改衣裳坐吾曲牀濫長九州滅六

王至于沙邱亡

後漢書曰祭遵爲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東觀漢記曰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之裳

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常持鉄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

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千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鄧析子曰責瘠者以舉千鈞跛者以及走兔走騏驥於廷求猿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又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披裳自鼓盆瓊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而解裳俗說禹治洪水乃播入裸國君子入俗不改其恒於是欣焉而解裳也原其所以當言皆裳裸國今吳郡是也被髮文身裸以爲飾蓋正朔所不及也猥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

布裳掛樹裳化為龍

嵇康集自錄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為土窟夏則編草為裳冬則以髮自覆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足

劉梁七舉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古樂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細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

傅元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又曰採薜荔以為裳

又曰披採裳以芬芬

又曰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楊雄反騷曰披芙蓉之朱裳

裙

釋名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裙之施緣也

又曰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之

楊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為帔音披繞衿謂之裙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柴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又五行志曰獻帝時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

魏略曰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

爲太守禁改之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裙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圖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蚩氏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見此苦之深唯願矜之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與太武攻赫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帝及

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珍珠裙所費不可勝計後被火焚之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綃複裙絳碧結綾襖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紗穀雙裙丹碧林紋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細絳雙裙無腰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絹褥裙細絳紗複裙白絹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爲幃

河東記曰西河無蠶葉婦女着碧纈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着裙制乃三十餘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少修清苦之志
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織成下裙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布裙荆釵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家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真人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妒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兄顏
熙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來拔刃逕上
牀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三條褶

東晉近遊賦曰着紫裙之裨蕤

又曰帽有四角之降裙有三條之殺

裨

晉書曰王澄之荊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着犢鼻裨上樹

取鵝鶩音寇旁若無人

晉記曰客詣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爲屋
以屋爲裨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晁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
月露裨上聽事

齊書曰鬱林王常裸袒着紅縠裨

梁書曰周弘正善元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紅禪錦文髻踞關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相賞狎弘正後爲左民尚書夏月着犢鼻裋衣朱衣爲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裋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官署夜着犢鼻裋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糺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謀還成

都賣酒相如自着犢鼻裋滌器以恥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康伯爲豫章太守遺百疋絹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韓後與范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裋耶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蟲之處禪逃于深縫自以爲吉宅君子之處城中何異蝨處禪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學富財唯阮咸好酒家貧俗七月七日曬衣諸阮庭中並列綈錦咸以長竿挂犢鼻布裋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着故禪上馬不調裋敗五形遂露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履

鳥

鞮

履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所以為禮亦曰拘也所以拘足也復其下曰鳥鳥腊也久立地濕故復其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之也齊人曰搏借搏借猶把鮓麓之貌也曰麓絲麻韋草皆同名麓麓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說文曰履足所依也鞮小兒履也鞮革履也廣雅曰履紵謂之鞮

世本曰於則作履於則黃帝臣草曰扉麻曰履也

方言曰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組者謂之

屨朝鮮列水之上謂之邛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屨梁

益謂之屨或謂之屨下反音畫履其通語也徐土邛

沂之間今下邳沂音圻謂之邛角納縷上兩下爽關之東西或謂之縷

或謂之絲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常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之又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良跪

進之

又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弊不完行雪中履

屨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瑋瑋簪刀劍之

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

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履舄交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鄭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爭每見曳革履上笑

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吾受錫命誓初不

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

祖而簡君王也吾不敢脫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為業曹公馬云賣履舍長

又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后特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以履搏面胡具以言
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
竟弃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劍
王莽頭并失

又曰苻健時淋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
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淵明無履弘從人
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象
坐申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着
下拜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攜一履
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邱園嘗着穿履好事者
多毀新履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臥
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道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
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官人盡令着紫絲履

太公金匱履之書曰行必慮正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王天下黼衣絺履不弊不更爲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踊貴履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履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粗紉之履可以養體也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履飾足也而越人跣縞爲冠者也而越人披髮欲不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決失之

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踣履乎王曰楚
雖貧豈愛一踣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
國之俗無相弃者

又曰履雖鮮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
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諸侯聞之
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弗顧履遺而不取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屣草履今富者韋沓絲履

風俗通論數曰踣者奇也履鳥之一也

夢書曰履屨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屨者必有子息也

履者爲男屨者爲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常着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
而去

拾遺錄曰穆王起春宵之宮西王母來焉納丹豹文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履賣之

又內式令曰吏民多製文綉之服履絲不得過絳紫金黃
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絲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
得效作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紅青

古僧古會切賣者皆當着巾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紋履一緗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劔履虎尾約履

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劔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着履上殿將入見咸譏云古無履但有烏着烏上殿不宜着履案周禮天王赤烏黑烏后素葛履鄭君注曰復下曰烏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答臺符分別履烏之名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劔履升殿而摯虞決疑言劔烏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履左傳曰黼賈履賤禮曰戶外有二履不言二履賈誼曰冠

雖弊不以直履亦不言直履言履者猶足所履賤耳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烏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之通稱先代以來優崇尊重臣言劔履則包烏也又大臣升殿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烏故總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在行親覲其禮退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今決疑言烏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總名也尋文總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駝仕州爲治申當元會至曉不及朝化爲白雉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帝擲之得一雙履駝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廟有一估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妾買兩緉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與置之並一箱置履在內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不去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土舍過廟乞福既去已行五六里嬾復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厚至並宮使還君化爲鵲飛入田中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補履數十年不老人奇之
又曰昭帝旣薨公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履

列異傳曰胡毋班爲太山府君賫書詣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也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元瓊鳳文之舄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爲相其妻子曰家織履以食淡然而無爲樂在其中矣謝使者秦嘉與婦淑書曰今致虎龍組緹履一緉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具組生履一緉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鞮百副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帛履

劉楨魯都賦曰織織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蟻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縞之輕裾

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手中雙莫邪

甄述美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晴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傅元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若先生獨離此

咎

鳥

雀豹古今注曰鳥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復鳥自關而東謂之復履其庫

者謂之鞮下禪者謂之鞮

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又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鳥箋云金鳥黃金色也

周禮天官甸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鳥黑鳥赤纁

黃纁青句素屨葛屨鄭元曰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也王后吉服六唯祭

服有鳥鄭司農云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為手緣纁音憶

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

以翠羽飾被豹鳥以豹皮為履鞞鞞以出

禮六服圖曰王后翟衣元鳥褕翟赤鳥鞠衣着履鞠衣以下

三禮圖曰複下曰鳥單下曰履夏葛冬皮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佩玉劍履編鳥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

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鳥履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履文鳳之鳥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瑯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

三夜賜金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書以赤玉鳥一枚

以報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鬚鬚

絕青納玉鳥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

則始皇之靈所着鳥則安期所遺者

列異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劍鳥存

衝波傳曰足履萬錢之鳥漂如日光宛如遊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革鳥而衣弋綈

又曰俗說明帝時尚書郎鄴令王喬每月朔常詣臺朝帝

怪其來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令至時常有雙

鳥從東南飛來因舉羅得一隻鳥使呈上方識是四年所

賜尚書履也

杜氏幽求曰褻衣博帶高冠厚鳥佩以珠璣結之纓鞋

陳思王七啓曰金華之鳥動趾遺光

文曰鞮

六

卷之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九

說文曰鞮足衣

釋名曰鞮末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聲子鞮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鞮繫解五人在前莫肯
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係鞮

漢書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鞮係解成帝以
爲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
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吾鞮解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
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
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

尉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朝特頒
賜履鞮

文子曰均爲編也或爲冠則冠或爲鞮則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鞮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
問焉文王曰吾聞亡君所與處盡其後寡人雖不肖所與
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漢舊儀曰凡齊報元鞮耕用青鞮

會稽典錄曰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
常着鞮希見其足

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以冬至日進履鞮於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鞮躡蹠而容與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鞮生塵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上鞮一量以通微忱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鞮一量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鞮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鞮七量并為鞮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

貞行與祿偕動以福并

後漢崔駰作鞮銘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履

屐

屣

鞮

屨

屨

屨

釋名曰履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履履也一曰鞮也

詩曰葛屨五兩冠綏雙止

葛屨服之賤者也冠綏服之尊者也箋云以喻不宜同處

又葛屨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夏葛屨冬皮屨葛非所以履霜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烏黑烏赤纁黃纁青

句素屨葛屨

複下曰烏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于禪句當為絢赤纁黃纁以赤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一

黃之絲爲下緣也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大戴禮曰入於戶未嘗越屨是高柴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于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舉之屏于側向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又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毋踐屨毋踏

席

又曰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左傳曰齊侯遊于姑毋遂田于貝邱貝邱齊地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

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

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於鞍邾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又曰吳伐越越子禦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靈姑浮越

大夫闔廬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夫屨姑浮取之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其曰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

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

爲食捆猶叩掬也織欲使堅故叩之賣屨席以供飲食也

屨

釋名曰屐指以踐泥也爲雨足指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屨者也不曰帛屨者屨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出屐行七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大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着軟材木屐前行然後進宣帝雜教云當預作太平木屐遂踐時有蒺藜屐行蒺藜悉着屐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元征苻堅所在皆克安方對客

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折齒

又曰王述性急當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鷄子圓轉不止傾下一屐齒踏之不得噴甚撮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財阮孚好着蠟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正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鉄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秦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卯亦服妖也屐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烈

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嶂數十里
莫不備盡登臨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
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
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釘脫棄斷以草接之間曰卿此
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
貧士竟不易辨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
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著舊屐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
當帝善之
又曰劉凝之嘗有認其着屐笑曰僕着已敗今家中覓新

者備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麟士昔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
屐耶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
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冢獲玉屐
玉屏風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斷以喻廉曰判鼻不知嚏
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
此取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

履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孔叢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楨彈廣州刺史常朗賊有白荆屐六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綵爲系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像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着高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郗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語林曰鄭元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鄭元亦疑

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橋下水上而據木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挈屐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闕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着布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爲妖妄下靖獄是月河渭滿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隻屐長七尺二寸稱屐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以獻健因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姬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
嫁入山聚羣盜常着金擣躡屐

庾仲雍荊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
於靈溪盛公詣市還着皂藍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空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驅馬慈着木屐策杖徐步
然終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
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與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先期望見一人着赤袴褶知其是魅乃
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變是常所着屐

異苑曰介子推逃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

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
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水上後
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
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屐

夢書曰麓屐爲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麓屐得僮使令也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鞣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
屐

屐

說文曰屐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得如黃帝視弃妻子如脫屐

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至倒屣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規臥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朝歌

所都今衛州地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為禮太子擊因問曰富

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者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擇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屣迎之

鞞與靴同

釋名曰鞞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屎自作靴

又曰任王潛為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城外諸嫗以

靴視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鞞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卽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履而鞞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靴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邱人也賣靴爲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織成靴一量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綉靴一量

傅咸表曰涼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屨音脚

說文曰屨草屨也

釋名曰屨草屨也出行着之屨輕便因爲以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屨擔簦來說孝成王王說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屨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

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異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並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休之適賜反敬宣爲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爲着屨君而着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齊書曰沈瑀爲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着芒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

又曰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陽尹使其子弟並着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梁書曰侯景卽位童謠曰脫青袍着芒屨荆州天子挺應着

又曰何點方尚書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陳書曰沈衆武帝時遷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臥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爲林書曰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屨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屨茂龍舄之文章爽藤也赤色緣

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為屨經以青芒行山草便於履
靴故越人重之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屨自聚
於道多或至四五十量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
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
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
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
將相聚為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臨海水土記曰屨魚長一尺狀如屨形
俗說曰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回數出南射堂
射劉往市賣屨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迴

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屨不得
展詣后過劇呼之使來與其語覺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
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
屨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
後詣貴官為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屨音

宋書曰袁粲為丹陽尹步屨白陽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
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耳竟不與相見

齊書曰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屨為業

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室
梁書曰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百十人皆極天下之
選所倖江無畏服玩倖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

...

...

...

...

...

...

太平御覽卷之百九十八

